

百姓故事

台灣老兵

30餘年無音信 歸來與兄已隔世

家書尋得返鄉路



李國棟重新回到大陸後與三位侄兒聊天。在他1985年前往台灣時，兄長家還只有一個兒子。受訪者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東波）1983年2月，一封美國寄來的信打破了山西一座小縣城中一戶普通人家的平靜生活。書信的收件地址是這家人20多年前在省城太原的老住址，收信人更是已去世十多年的一家之主李國柱。當這封信通過太原警方以及老街坊的幫助，幾經輾轉送到了李國柱夫人的手上時，她終於知道了失去音信三十多年的親人依然健在，只不過一道台灣海峽讓這對李家兄弟天人永隔。

「祝兄嫂全家身體安康。弟國棟 啟」。邊聽兒子念來信，老人一邊拭着眼淚。之後，她才給幾位兒子憶述起他們親叔叔的事情：祖籍河北的李家兄弟在抗戰前便住在山西太原，抗日戰爭期間，李國柱跟隨工廠轉移到四川，李國棟則跟隨妻子及大侄兒一同回到河北老家暫住。此後，李國棟報考了軍校並最終在上海入伍從軍。一直到1948年前後，兄弟兩家還都有書信的往來。但隨着國民黨戰敗撤往台灣，李國棟就再也沒有了消息。

一封家書 才知台灣有親人

至此，李家的孩子才恍然大悟，當初參軍進工廠政審都不過關，就是因為有個從未見過，且父母從不願談及的海外關係。原來真正的原因是這個跟隨了國民黨的叔叔。看着經過戰亂紛擾而復得的親人，李家孩子也為母親高興，並提筆往美國的地址回了第一封家書。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由於中國與美國信封書寫格式不同（收信地址與寄信地址位置相反），縣城的郵局不懂情況又把信

寄回了李家，最後幾經解釋這封信才寄了出去。上世紀80年代，兩岸並未實現通郵。多年後李國棟再度踏足大陸土地後，才告訴了幾位侄兒當時苦尋能往大陸寄信的方式，最終找到一位美國朋友幫助中轉。第一封信就是為了看看兄長一家是否還在老地址，對於是否還能聯繫到他自己也不清楚。很快，李家兄弟又收到了美國中轉而來的第二封台灣家書。

輾轉登陸 未及見兄嫂一面

當得知自己胞兄已不在人世，李國棟放聲大哭，並在回信上寫道：「只希望早日統一，到那個時候，也就返家看望你們並親身到胞兄的墳前上拜燒紙，這是我的心願，事能如願不得而知，只有慢慢等待。」此後，這樣的家書通過日本、香港等地不斷地中轉，信中不時寄去了各自家人的照片。李家孩子告訴記者，由於信件都要中轉，送達的時間並不準，有時幾封信一起收到，而有時甚至會中斷很久。

但就在李國棟日夜盼望着返回大陸的時候，他的妻子也因年事已高去世。這又加重了李國棟的遺憾，畢竟同一代人終究沒有再見上最後一眼。直到1987年底，兩岸開放了台灣老兵返大陸探親，李國棟成了最早返鄉老兵中的一員，他忍着胃病從台灣飛往香港，並北上廣州，之後坐飛機飛往太原。甫下飛機，他一眼便認出了自己年輕時一同玩耍的大侄兒，一家人終於相隔40年後擁抱在了一起。

只不過40多年前，李國棟印象中鮮活的兄嫂，已變成了一塊墓碑上姓名和其後的一塚黃土。站在墓地前，老人沉默很久，之後撫摸着墓碑喃喃自語道：應該早點回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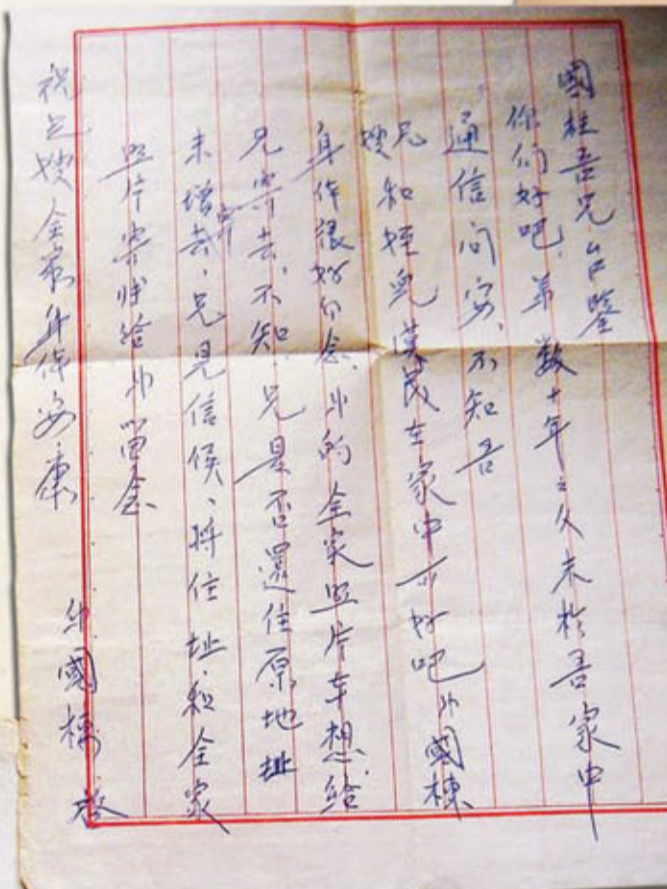
落葉難歸 返老家終成遺憾

之後的1991年，老人帶着自己的女兒經過香港中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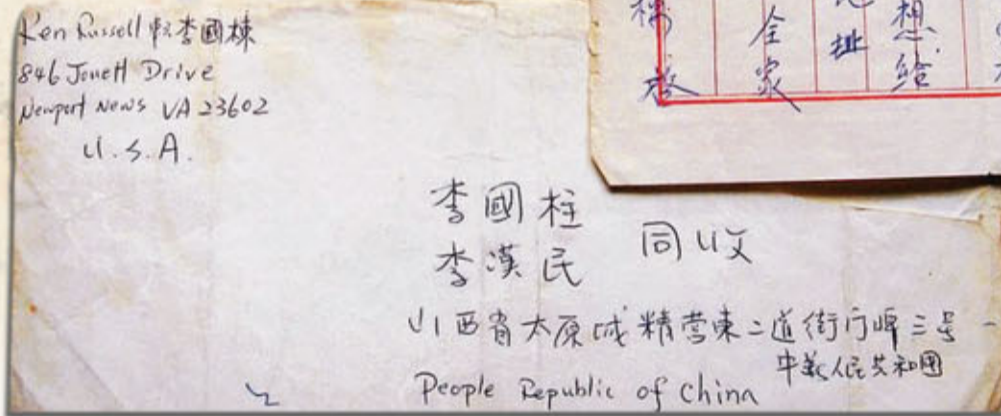
再次回到大陸。這一次他是為下一代人建立正式的聯繫。但李國棟想到河北老家的願望，因為內陸交通的不便利以及年齡因素最終無法成行，而這次也成了老人最後一次大陸之行，遺憾終究未能彌補。

由於年事已高，生於1913年的李國棟此後再也沒有回過大陸，大陸的親人由於赴台探親手續繁瑣、管控嚴格也一直不能成行。又隔了16年之久的2007年，李國棟大陸的一位侄兒才以旅遊身份，經過香港中轉東南亞國家，之後進入台灣看望他們的叔叔。這一年的某一天，也成為老人見到大陸親人的最後一次。

說到此處，李國棟在大陸的侄兒還在後悔與自責，當初應該無論如何帶老人回到河北老家一趟，畢竟那裡是李家走出的地方，也是李國棟想落葉歸根的地方。好在如今兩岸三通以及互聯網的發展讓李家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的往來更加密切，他們相信長輩在天之靈也樂見兩岸沒有兵戎相見，子孫後代熱絡交流的場景。



李國棟從美國中轉到大陸的第一封家書，幾經輾轉終於寄到家人手上。受訪者提供



百歲華僑：畢生積蓄捐學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導）剛剛度過百歲生日的滬籍華僑張明為，其設立的基金會12年來累計捐資300萬美元（約合2,300萬港元）資助了7,000名內地中學生，而今再度向內地四所高校捐資4,000萬元人民幣（約合4,900萬港元），計劃每

年資助400名貧困大學生。「我畢生的心願就是希望中國能夠教育興國，使國人不再受外國人欺侮。」這位懷着拳拳報國之心的百歲老人，日前在上海接受本報專訪時說：「有些人賺自己的錢，跑到國外去消費；我就是賺外國人的錢，去支持自己的國家！」

出生於1911年的張明為，祖籍寧波，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舉家從上海遷往海外生活，他輾轉在巴西、日本、美國奮鬥多年，在生意上獲得成功。1999年，張明為兄弟幾人的名字，以「為國爭榮光」排名，這句家訓也因此成為他的畢生追求，時時銘刻於心。

初次回國即建幼稚園

對年逾百歲的張明為而言，接受採訪是一件極度耗費體力的事情。他用滬語回答提問，在家人作翻譯或解釋的間隙，不得不倚靠座背，略作小憩，養精蓄銳才可進入下一輪問答，卻仍然不時時氣喘吁吁。如此艱難仍要接受採訪，他說，不為名、不為利，「只是

希望報章刊出後，能夠呼籲更多有錢人，為國家多做善事。」

中國改革開放後不久，張明為第一次回到祖國。在鎮海老家，他看見當地幼兒園條件極差，「孩子們居然全都赤腳站在泥地上」。深受震撼的張明為於是毅然捐資60萬港元，興辦了以他母親名字命名的「詩齡幼兒園」。1999年回滬定居後，他出資設立「張明為慈善基金會」，基金會累積捐助超過300萬美元，資助了7,000名中學生。

要求受惠學生留中國

今次，張明為再度將教育捐助自中學生拓展至大學生。這位百歲老人剛剛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四所內地高校分別捐資留本基金1,000萬元人民幣，每年資助各校100名，共400名優秀貧困學生。「1年資助400名，10年就能資助4,000名大學生。」想到這筆錢能讓那麼多貧困學生受益，張明為很是振奮。

「我已經100歲了，還能活多久？以後誰能替我料理這個心願？這次我用畢生積蓄的一部分作為捐款，將能永續地為學生所用，也算實現我此生未完的心願。」張明為說，他對這些受助學生只有一個要求，「學成之後，不要就跑到國外發展，而是要留在中國，用所學為國出力！」

農村大學生：走出黃土坡 圓「教師夢」

現就讀於山東煙台大學的張秉蓮今年21歲，是甘肅榆中縣崖頭嶺村第一個女大學生。「從小就夢想能走出這片黃土高坡，看看外面的世界，將自己所學帶回家鄉」，張秉蓮說，當一名教師是她一直追逐的夢想。

張秉蓮從小生活在農村，「去外地走走，看看山那頭的風景」是她常年所希望的。2010年高考，成績優異的張秉蓮填報了山東煙台大學，並結合自己的特長，選擇了對外漢語專業。她說，到煙台上大學，也是她第一次走出甘肅。

父親：上啥學我都支持

1月16日，繞着盤旋的山路，從甘肅省會蘭州出發約3小時車程，記者來到了崖頭嶺村崖頭嶺社，這是榆中縣經濟條件最為貧困的地方之一，全社共50戶，農民主要經濟收入來自農業，種植土豆、玉米等。走進張秉蓮的家，小院收拾得很乾淨，院內有兩間新蓋的房屋，屋內燒着土炕，張秉蓮解釋說，「冬天沒法住窯洞，夏天倒是挺涼快的」。院內幾間窯洞分別用作廁所、牲畜圈、雜物間。

除了簡單的幾件傢俱外，張秉

蓮家的牆壁上貼滿了從小到大獲得的獎狀，這些都是父親張成平最感驕傲的財富。他說，孩子們在學校取得好成績比他掙了錢還高興，「不管她上啥學，我都支持她」。

父母的鼓勵是張秉蓮堅持學業的強大後盾，「與我同齡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很多都外出打工了」，張秉蓮說，2005年家裡一年收入僅1,000多元，那是家中最為困難的時候，但父母仍舊支持她和弟弟上學，給了她更多的勇氣。

自辦英語班教村裡娃

談及未來的夢想，張秉蓮說，自己對教育很感興趣，父母也希望自己將來能回蘭州，實現自己「三尺講台」的夢想。去年暑假，張秉蓮在村裡「小試牛刀」，自辦了一個英語輔導班，給學生補習英語，糾正口語發音，她說，想將這份優勢變為職業，通過這份職業使家鄉的孩子受到實惠。「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都能很吃苦，相信這份力量會讓我堅持完成自己的夢想。」張秉蓮對未來的「教師夢」很自信。

■中新社



張明為在上海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章蘿蘭攝